6

V
B620.78
C46.1

賢所願言
人亦能之
慨然自負
天何不竟

陳太史昭代經濟言卷之六

南海秋濤陳子壯輯　浙汜仲因陳鼎新參訂

恩皇周應選

天虞金階升

羅倫

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扶植綱常疏 全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

共用

伏讀　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自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之教人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

506544
Jy24, 31

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

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

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合一巳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合一巳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

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遷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

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靦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　全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

文公快直不加點裁此竹又從磨錄出

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皐亭三宮震動宰相遯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楊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僅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

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

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亾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不止於一處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

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國家鹽法茶法俱爲馬政要務苟不爲料理而馬何自出郎市番馬能足乎況番人肯以良馬予中國否繇世君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襄公

馬政疏 全

大抵國家通商惠商可不勞而財用自足切勿多設冗官分沒其利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孝宗皇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塲地復收軍數增城

子于此尤宜留心云

堡相望苑廐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

馬之不[illegible]知此

唯專乃成必守無失皆鑿鑿名言

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即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即官冐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

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
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較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
廐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
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
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
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逼濫收不堪不得實用
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
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

夏鎮巡衙門借去弘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
程既未成緒倉場粮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虛
以此總制秦宋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
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
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
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
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
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

鹽法通而利源亦通對酌盡善在此數語

掣摯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卧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弘治十

如此商人誰肯中納令相兼支放尤爲得宜

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躭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鹽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

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隳也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探花官進吏部侍郎贈太傅謚文恪

制科議 全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

古有博學力行科賢良方正科國初猶行之故人物挺出彬彬一時而今不復行才品無復卓異行能無

復杰出矣此意誠救時良策行之士風當爲一變

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自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竢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

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蔑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蔑易也

則通矣
忘猶未爲
本論

邊議八事疏 全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虜方畧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

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邪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筭臣竊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

敵來則惧敵去則偷安以爲無事邊防廢弛國威頓挫往往由此

患不在外憂反在內深識亂源

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古之冐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邪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即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歐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潁國公傅友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

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怨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權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皆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踰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無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

有悉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緩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以爲重復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

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粮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

邊民之苦如此不爲柳恤吾不知其終矣可爲寒心

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實賜之愚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冬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室自報其讎較

即募邊人是

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合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飾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飾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

宜加一縣而無不破矣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

兵貴奇于禦虜尤宜妙用

由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刼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勝戰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

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必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剿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相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此兩者于今日尤爲有務

講學親政疏 刪

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啾之之人多

未見其有得也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昬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而聽政視朝而聽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

考核詳悉
凡當一部
朝儀記載

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葢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葢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葢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日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葢亦三朝之遺意焉葢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葢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

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閎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亦不過是矣

法立弊生如馬價折色本爲南方不產馬設而軍士輕用不惜國費有司乾沒盡歸私橐自非裁之以法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謚文懿公

馬政利病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弘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

國力安得不竭此蹶事不可少

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　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鎮巡大臣又多濡畧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不爲有司尅減必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爲馬伏乞今

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參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

說出主意

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守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討得病源
出方可施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時政議 刪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因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

蔡

國家最是無形之危可畏

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　朝廷既正疆塲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　清寧宮災　皇上恭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　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

朝臣趨媚如此回護如此當日事勢可知矣

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巳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即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

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懦懦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恐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窘官厮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使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乎紀綱以棘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機而

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急益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　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亦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譴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併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以防察而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

要着

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

作粥濟民亦一時权宜終非救荒奇策無已其先時豫備留之民間于催征之際少加撫字使各留餘何

席書 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官進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襄 全

急簡要以活饑民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轉展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奏　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壺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月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

須待上升
斗且僅盞
死粥瀋求

楊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爨握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況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于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于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于古幸多有礙于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

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于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終起至麥熟爲止以四箇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千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于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

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合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幸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選字勁雅而章法亦楚

徐禎卿 姑蘇人弘治時有四傑徐公亦與焉

崇化論 全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糺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甚亡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

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
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
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絶汚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
如鬼如蜮則不可測鬼蜮並作國何不亡故嚴正忠
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
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
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
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固祿吞寵依敝仍晒